



歐陽文忠公文集

五

奏議卷第十七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十三

樞府

論均稅劄子嘉祐五年

臣為諫官時嘗首言均稅事乞差郭誥孫琳蒙朝廷  
 依臣所言起自蔡州一縣以方田法均稅事方施行  
 而議者多言不便尋即罷之近者伏見朝廷特置均  
 稅一司差官分往河北陝西均稅始聞河北傳言人  
 戶虛驚所伐桑棗尚不為信吹見陝西州郡有上言  
 歲儉民饑乞罷均稅有稍已疑此一事果為難行而  
 朝廷之意決在必行言者遂不能入近者又見河北  
 人戶凡千百人聚訴於三司然則道路傳言與州郡  
 上言雖為不足信其如聚集千人於京師此事不可  
 掩蔽則民情可知矣蓋均稅非以規利而本以便民  
 如此民果便乎竊知朝廷本只一作以見在稅數量  
 輕重均之初不令其別生額外之數也近聞衛州通  
 利軍括出民冒佃田土不於見在管催數內均減重  
 者攤與冒佃戶却別此字無生立稅數配之此非朝廷  
 本一作意而民所以喧訴也又聞澶州諸縣於字有見  
 今實額管催數外將帳頭自來椿坐有名無納及有  
 狀開闢將行二字無兩項遠年稅數並係梓符景德已

前以至五代長興年椿管虛數並攤與見今人戶又  
 聞以地肥瘠定為四等其下等田有白鹺帶鹹地并  
 鹹鹵沙薄可殖地死沙不可此字無殖地並一例均攤  
 與稅數謂此雖不可耕種尚可煎鹽且河北之民自  
 祖宗以來蒙賜恩卹放行鹽不此字無禁只令據鹽斤  
 兩納稅今煎鹽者已納鹽稅又令更納田稅豈祖宗  
 所以惠河北之民意又聞河南不殖之地係禁鹽地  
 分者亦均攤與稅又不知使此字無民何以納也澶衛  
 去京師近偶可聞知者如此其餘遠方一作謂所均  
 稅悉便於民其可得乎以此見朝廷行事至難小人  
 希意承旨者言利而不言害俗吏貪功希賞見小利  
 忘大害為國歛怨於民朝廷不知則已苟已知之其  
 可不為赦其失哉欲望聖慈特賜指揮令均稅所只  
 如朝廷本議將實催見在稅數量輕重均之其餘生  
 立稅數及遠年虛數却與放免及未均地分並且罷  
 均且均稅一事本是臣先建言聞今事有不便臣固  
 不敢緘默今取進止

乞差檢討官校國史劄子嘉祐六年

臣前為學士日兼充史館脩撰竊見本院國史自進  
 本入內後官守空司因具奏陳乞降付院收藏以備

檢討尋導朝旨於龍圖閣寫本開送本院令修撰官躬親對讀修改其國史尋已寫了竊緣本院元有修撰官三員後來孫抃及臣相次別蒙差任今止有胡宿一員其未經對讀史一有宿卷數尚多竊慮寫下多日闕官校對久不了當漸至因循欲乞添差檢討官三兩員同共對讀早令了當況檢討官檢閱本朝故事亦是本職仍乞不令漏泄今取進止

論牧馬草地劄子嘉祐六年

臣為學士日兼充群牧使朝廷以馬政久弊差吳中復等與臣共議利害欲有改更字為未見得牧地善惡多少難為廢置欲乞差官先且打量牧馬草地吹臣遽蒙恩擢在樞府所有牧馬利害商量未了事件臣有愚見方欲條陳今聞諸監所差官各將前去竊緣監牧廢舊管一作地甚多自來界至不明官私作弊積久為民間侵占耕種年歲已深昨已曾差高訪等根括打量入戶多稱父祖世業失却契書無憑照驗但追呼搔擾而已今若更行根究必亦難明徒為追擾未見其利民先被害臣今欲乞令差去官只據見在草地逐段先打量的實頃畝明立封標界至因便相度其地肥瘠宜與不宜牧馬其廢置改更候逐

官回日今相度牧馬所據利害盡申奏其已為民間侵耕地土更不根究蓋以本議欲以見在牧地給與民耕豈可却根究已耕之地重為搔擾至於民間養馬等事利害甚多臣當續具奏聞其不根究侵耕地土一事伏乞先賜指揮今取進止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嘉祐六年

臣材識庸暗碌碌於眾人中蒙陛下不次拔擢置在樞府其於報效自宜如何而自居職以來已逾半歲凡事闕大體必須眾議之協同其餘日逐進呈皆是有司之常務至於謀猷啓沃蔑爾無聞上辜聖恩下愧清議人雖未責臣豈一作自安所以夙夜思惟願竭愚慮苟有可採冀裨萬一臣近見諫官唐介臺官范師道等因言陳旭事得罪或與小郡或竄遠方陛下自臨御已來擢用諍臣開廣言路雖言者時有中否而聖慈每賜優容一旦臺諫聯翩被逐四出命下之日中外驚疑臣雖不知臺諫所言是非但見唐介范師道皆久在言職其人立朝各有本末前後一作補益甚多豈於此時頓然改節故為欺罔上昧聖聰在於人情不宜有此臣竊以謂自古人臣之進諫於其君者有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若剛暴猜忌之



君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人主好察多疑於上大臣側足畏罪於下於此之時諫人主者難而言大臣者易若寬仁恭儉之主動遵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聞臣下之過則務為優容以保全之而為大臣者外秉國權內有左右之助言事者未及見聽而怨仇已結於其身故於此一字有時諫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難此不可不察也自古人主之聽言也亦有難有易在知其術而已夫忠邪並進於前而公論與私言交入于耳此所以聽之難也若知其人之忠邪辨其言之公私則聽之易也凡言拙而直逆耳違意初聞若可惡者此忠臣之言也言婉而順希旨合意初聞若可喜者邪臣之言也至於言事之官各舉其職或當朝正色顯言于廷或連章列署共論其事言一出則萬口爭傳衆目共視雖欲為私其勢不可故凡明言于外不畏人知者皆公言也若非其言職又不敢顯言或密奏乞留中或面言乞出自聖斷不欲人知言有主名者蓋其言涉傾邪懼遭彈劾故凡陰有奏一有而畏人知者皆挾私之說也自古人主能以此術知臣下之情則聽言易也伏惟陛下仁聖寬慈躬履勤儉樂聞諫諍容納直言其於大臣尤所

優禮常欲保全然始思與臣下愛惜名節尤慎重於進退故臣謂方今言事者規切人主則易欲言大臣則難臣自立朝耳目所記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呂夷簡敗知饒州皇祐中唐介言宰相文考博敗春州別駕至和初吳中復呂景初馬遵言宰相梁適並罷職出外其後趙抃范師道言宰相劉沆亦罷職出外前年韓絳言雷弼敗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陳旭得罪自范仲淹敗饒州後至今凡二十年間居臺諫者多矣未聞有規諫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謂方今諫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陛下若推此以察介等所言則可知其用心矣昨所罷黜臺諫五人惟是從一作諫二字有入臺未久其他四人出處本末迹狀甚明可以歷數也唐介前因言文考博遠竄廣西煙瘴之地賴陛下仁恕哀憐移置湖南得存性命范師道趙抃並因言忤劉沆罷臺職守外郡連延數年然後一有復今三人者又以言樞臣罷黜然則介不以前蹈必死之地為懼師道與抃不以中滯進用數年為戒遇事必言得罪不悔蓋所謂進退一節始終不變之士也至如王陶者本出孤寒只因韓絳薦舉始得臺官及絳為中丞陶不敢內顧私恩與之爭議絳

終得罪夫牽顧私恩人之常情爾斷恩以義非知義之士不能也以此言之陶可謂徇公滅私之臣矣此四人者出處本末之迹如此可以知其為人也就使言雖不中亦其情必無他議者或謂言事之臣好相朋黨動搖大臣以作威勢臣竊以謂不然至於去歲一無十韓絳言富弼之時介與師道不與絳為黨乃與諸臺諫共論絳為非然則非相朋黨非欲動搖大臣可明矣臣固謂未可以此疑言事之臣也況介等此者雖為謫官幸蒙陛下寬恩各得為郡未至失所其可惜者斥逐諫臣非朝廷美事阻塞言路不為國家之利而介等盡忠守節未蒙憐察也欲望聖慈特賜召還介等置之朝廷以勸守節敢言之士則天下幸甚今取進止

政府

舉劉攽呂惠卿充館職劄子 嘉祐六年

臣伏見前廬州觀察推官劉攽辭學優贍履行修一作清謹記問該博可以備朝廷詢訪前真州軍事推官呂惠卿材識明敏文藝優通好古飭躬可謂端雅之士並宜置之館閣以副聖朝養育賢材之選臣以庸緣參聞政論無能報國敢舉所知其劉攽呂惠卿欲

望聖慈俾充館閣之職如後不如舉狀臣甘同罪取進止

論祠祭行事劄子 嘉祐八年

臣近準勅差祭神州地祇於北郊竊見有司行事不合典禮據開寶通禮當先引行事官於東墻門外道南北向立次引入墻門就壇東南位西向行事蓋即事有漸自外而入於禮為宜今却先引行事官於壇下卽增之側北向立次引東行向外就行事位由內而外乖背禮文臣遂於本院檢詳蓋是往年撰祀儀之時誤此一節今據祀儀四時及三一作王五帝上辛祈穀春分祀九宮朝日高禘孟夏雩秋分夕月仲秋祀九宮貴神李秋大享明堂冬至祀昊天臘蜡夏至祀皇地祇及孟冬祭神州地祇凡一十七祭並係大祀一例錯誤並合改正依開寶通禮兼禮生贊唱生疎多不依禮文臣伏見朝廷近年新製祭祀器服修飭壇壝務極精嚴而有司失傳行事之際於禮繆誤伏乞下禮院詳定依開寶通禮改正祀儀及教習禮生使依典禮以上副聖朝精嚴祀事之意今取進止

論逐路取人劄子 治平元年

臣伏見近有臣寮上言乞將南省考試舉人各以路分糊名於逐路每十人解一人等事雖已奉聖旨送兩制詳定臣亦有愚見合具敷陳竊以國家取士之制比於前世最號至公蓋累聖留心講求曲盡以謂王者無外天下一家故不問東西南北之人盡聚諸路貢士混合爲一而惟材是擇又糊名騰錄而考之使主司莫知爲何方之人誰氏之子不得有所憎愛薄厚於其間故議者謂國家科場之制雖未復古法而便於今世其無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祖宗以來不可易之制也傳曰無作聰明亂舊章又曰利不百者不變法今言事之臣偶見一端即議更改此臣所區區欲爲陛下守祖宗之法也臣所謂偶見一端者蓋言事之人但見每次科場東南進士得多而西北進士得少故欲改法使多取西北進士爾殊不知天下至廣四方風俗異宜而人性各有利鈍東南之俗好文故進士多而經學少西北之人尚質故進士少而經學多所以科場取士東南多取進士西北多取經學者各因其材性二字所長而各隨其多少取之今以進士經學合而較之則其數均若必論進士則多少不等此臣所謂偏見之一端其不可者一也國

家方以官濫爲患取士數必難增若欲多取西北之人則却須多減東南之數今東南州軍進士取解者二三千人處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蓋已痛裁抑之矣西北州軍取解至多處不過百人而所解至十餘人是十人取一人比之東南十倍假借之矣若至南省又減東南而增西北則此一字是已裁抑者又裁抑之已假借者又假借之此其不可者二也東南之士於千人中解十人其初選已精矣故至南省所試合格者多西北之士學業不及東南當發解時又十倍優假之蓋其初選已濫矣故至南省所試不合格者多今若一例以十人取一人則東南之人合格而落者多矣西北之人不合格而得者多矣至於他路理不可齊偶有一路合格人多亦限以十一落之偶有一路合格人少亦須充足十一之數使合落者得合得者落取捨顛倒能否混淆其不可者三也且朝廷專以較藝取人而使有藝者屈落無藝者濫得不問繆濫只要諸路數停此其不可者四也且言事者本欲多取諸路土著之人若此法一行則寄應者爭趨而往今開封府寄應之弊可驗矣此所謂法出而姦生其不可者五也今廣南東西路進士例各

絕無舉業諸州但據數解發其人亦自知無藝只來一就者試而歸冀作攝官爾朝廷以嶺外煙瘴北人不便須藉攝官亦許其如此今若一例與諸路二無十人取一人此為緣濫又非西北之比此其不可者六也凡此六者乃大槩爾若舊法一壞新議必行則弊濫隨生何可勝數故臣以謂且遵舊制但務擇人推朝廷至公待四方如一惟能是選人自無言此乃當今可行之法爾若謂士習浮華當先考行就如新議亦須只考程試安能必取行實之人議者又謂西北近虜士要牢籠此甚不然之論也使不逞之人不能為患則已苟可為患則何方無之前世賊亂之臣起於東南者甚眾其大者如項羽蕭銑之徒是已至如黃巢王仙芝之輩又皆起亂中州者爾不逞之人豈專西北矧貢舉所設本待材賢一作能牢籠不逞當別有術不在科場也惟事久不能無弊有當留意者然不須更改法制止在振舉綱條爾近年以來舉人盛行懷挾排門大謀免冠突入虜損士風傷敗善類此由舉人既多而君子小人雜聚所司力不能制雖朝廷素有禁約條制甚嚴而上下因循不復申舉惟此一事為科場大患而言事者獨不及之願下有司

議革其弊此當今科場之患也臣忝貳宰司預聞國論苟不能為陛下守祖宗之法而言又不足取信於人主則厚顏尸祿豈敢偷安而久處乎故猶此彊言乞賜裁擇

乞獎用孫沔劄子 治平二年

臣伏見諒祚猖狂漸違誓約僭叛之迹彰露已多年歲之間必為邊患國家禦備之計先在擇人而自慶曆罷兵以來至今二十餘年當時經用舊人零落無幾惟尚書戶部侍郎孫沔尚在西事時沔守環慶一路其人磊落有智勇但未嘗出兵又不遇敵故未有臨陣破賊之功然其養練士卒招撫蕃夷恩信著於一方至今邊人思之雖世不乏材朝廷方務推擇若求曾經西事可用之人則臣謂無如沔者沔今年雖七十聞其心力不衰飛鷹走馬尚如平日況所用者取其智謀藉其威信前世老將彊起成功者多沔雖中間曾以罪廢棄瑋使過正是用人之術臣今欲乞朝廷更加察訪如沔實未衰羸伏望聖慈特賜獎用庶於擇人一作材難得之時可備一方之寄取進止

英宗實錄所載乃節文但於孫沔姓名之上添致仕二字又因家案備作朝廷樂備

奏議卷第十七

論均純劉子河北之民意疑是民之意  
論遂路取人劉子臣所區區所字下

此卷凡言一作者乃善本而正文反可疑如論臺諫宜牽復劉子正文云從誨入臺未久一作以為呂諫新進又正文先云前年韓絳言富弼後却以為去歲故一作無後段十一字論祠祭行事劉子正文云四時及三王五帝一作以三王為土王鞅之類皆當以一作為正已刻板難盡易書示後人使知所擇焉

奏議卷第十八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十四

政府

言西邊事宜第一狀 治平二年

右臣伏見諒祚狂僭釁隙已多不越歲年此無必為邊患臣本庸暗不達時機輒以外料敵情內量事勢鑒往年已驗之失思今日可用之謀雖兵不先言俟見形而應變然坐而制勝亦大計之可圖謹具條陳庶裨萬一臣所謂外料敵情者諒祚世有夏州自彝興克敵以前止於一鎮五州而已太宗皇帝時繼捧繼遷始為邊患其後遂陷靈鹽盡有朔方之地蓋自淳化咸平用兵十五餘年既不能剪滅遂務招懷適會繼遷為潘羅支所殺其子德明乃議歸欵而我惟以恩信復其王封歲時俸賜極於優厚德明既無南顧之憂而其子元昊亦壯遂併力西攻回紇拓地千餘里德明既死地大兵彊元昊遂復背叛國家自寶元慶曆以後一方用兵天下騷動國虛民弊如此數年元昊知我有厭兵之患遂復議和而國家待之恩禮又異於前矣號為國主僅得其稱臣歲予之物百倍德明之時半於契丹之數今者諒祚雖曰狂童然而習見其家世所為蓋繼遷之叛而復王封元昊再



叛而為國主今若又叛其志可知是其欲自比契丹

抗衡中國以為鼎峙之勢爾此臣竊料敵情在於如

此字無此也夫所謂內量事勢者蓋以慶曆用兵之時

視方今禦邊之備較彼我之虛實疆弱以見勝敗之

形也自真宗皇帝二字無景德二年盟北虜於澶淵明

年始納西夏之款遂務休兵至寶元初元昊復叛蓋

三十餘年矣天下安於無事武備廢而不修廟堂無

謀臣邊鄙無勇將將愚不識干戈兵驕不識一作戰

陣器械朽腐城郭隳頽而元昊勇驚桀黠之虜也其

包畜叢謀欲窺中國者累年矣而我方恬然不以為

慮待其謀成兵具一旦一作日反書來上然後茫然不

知所措中外震駭舉動蒼惶所以用兵之初有敗而

無勝也既而朝廷用韓琦范仲淹等付以西事極力

經營而勇夫銳將亦因戰陣稍稍而出數年之間人

謀漸得武備漸修似可枝梧矣然而天下已困也無

此所以屈意忍耻復與之和此慶曆之事爾今則不

然方今甲兵雖未精利不若往年之腐朽也城壘粗

膏完緝不若往年之隳頽也土兵蕃落增添訓練不

若往年寡弱之驕軍也大小將校曾經戰陣者往往

尚在不若往年魏昭炳夏隨之徒綺紉子弟也一二

執政之臣皆當時宣力者其留心西事熟矣不若往

時大臣茫然不知所措者也蓋往年以不知邊事之

謀臣馭不識干戈之將用驕兵執朽器以當桀黠新

興之虜此所以敗也方今謀臣武將城壁器械不類

往年而諒祚狂童不及元昊遠甚往年忽而不思今

又已先覺可以早為之備苟其不叛則已若其果叛

未必不為中國利也臣謂可因此時雪前耻收後功

但願人謀如何爾若上憑陛下神威睿算係累諒祚

君臣獻於廟社此其上也其次逐狂虜於黃河之北

以復朔方故地最下盡取山界奪其險而我守之以

永絕邊患此臣竊一作內量事勢謂或如此臣所謂鑒

往年已驗之失者其小失非一不可悉數臣請言其

大者夫事狄變詐兵交陣合彼佯敗以為誘我貪利

而追之或不虞橫出而為其所邀或進陷死地而困

于束手此前日屢敗之戒今明習兵戰者亦能知之

此雖小事也亦不可忽所謂大計之繆者攻守之策

皆失爾臣視慶曆禦邊之備東起麟府西盡秦隴地

長二千餘里分為路者五而路分為州軍者又二十

有四而州軍分為寨為堡為城者又幾二百皆須列

兵而守之故吾兵雖眾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

寡而賊之出也常舉其國衆合聚爲一而來是吾兵雖多分而爲寡彼衆雖寡聚之爲多以彼之多擊吾之寡不得不敗也此城寨之法既不足自守矣而五路大將所謂戰此字無兵者分在二十四州軍欲合而出則懼後空而無備欲各留守備而合其餘則數少不足以出攻此當時所以用兵累年終不能一出者以此也夫進不能出攻退不足一作能自守是謂攻守皆無策者往年已驗之失也臣所謂今日可用之謀者在定出攻之計爾必用先起制人之術乃可以取勝也蓋列兵分地而守敵得時出而撓於其間使我處處爲備常如敵至師老糧匱我勞彼逸昔周世宗以此策困李景於淮南昨元昊亦用此策以困我之西鄙夫兵分備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我以逸待勞兵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所以往年賊常得志也今誠能反其事而移我所害者予敵奪敵所利者在我則我當先爲出攻之計使彼疲於守禦則我亦得志矣此字無凡出攻之兵勿爲大舉我每一出彼必呼集而來拒彼集於東則別出其西我歸彼散則我復出而彼又集我以五路之兵蕃休出入使其一國之衆聚散奔走無時暫停則無不困之虜矣此臣

所謂方今可用之謀也蓋往年之失在守方今之利在攻昔至道中亦嘗五路出攻矣當時將相爲謀不重一作重蓋欲攻黠虜方彊之國不先以謀困之而直爲一戰必取之計大舉深入所以不能成功也夫用兵至難事也故謀既審矣則其發也必果故能動而有成功也若其山川之險易道里之迂直蕃漢兵馬之彊弱騎軍步兵長兵短兵之所利與夫左右前後一出入開闔變化有正有奇十八無四凡用兵之形勢有可先知者有不可先言者臣願陛下遣一重臣出而巡撫遍見諸將與熟圖之以先此字無定大計凡山川道里蕃漢步騎出入之此字無所宜可先知者悉圖上方略其餘不可先言付之將率使其見形應變因敵制勝至於諒祚之所爲宜少屈意含容而曲就之既以驕其心亦少緩其事以待吾之爲備而且嚴戒五路訓兵選將利器甲畜資糧常具軍行之計待其反書朝奏則王師暮出以駭其心而奪其氣使其技梧不暇則勝勢在我矣往年議者亦欲招輯橫山蕃部謀取山界之地然臣謂必欲招之亦須先藉勝捷之威使其其字有知中國之彊則方肯來附也由是言之亦以出攻爲利矣凡臣之所言者大略如此爾無

然臣足未嘗踐邊陲目未嘗識戰陣以一儒生偏見之言誠知未可必用直以方當陛下勞心西事廣詢衆議之時思竭愚慮備芻蕘之一說爾

言西邊事宜第二劄子 同前

臣近曾上言諒祚為邊患朝廷宜早圖禦備及乞遣一重臣親與邊將議定攻守大計等事至今多日未蒙降出施行臣竊見慶曆中元昊作過時朝廷輕敵翫寇無素定之謀每遇邊奏急來則上下惶恐倉卒指揮既多不中事機所以落賊姦便敗軍殺將可為痛心今者諒祚以萬騎寇秦渭兩路焚燒數百里間掃蕩俱盡而兩路將帥不敢出一人一騎則國威固已挫矣諒祚負恩背德如此陛下未能發兵誅討但遣使者齎詔書賜之又拒而不納使者羞媿倪首懷詔而回則大國不勝其辱矣當陛下臨御之初遭此狂童威沮國辱此臣等之罪也臣謂陛下宜赫然發憤以邊事切責大臣至於山川形勢有利有不利士卒勇怯孰可用孰不可用何處宜攻何處宜守何兵宜屯某地何將可付某兵如此等事甚多皆陛下聖慮所宜及者臣謂陛下宜因閑時御使殿召當職之臣使按圖指畫各陳所見陛下可以不下席而盡在

目前然後制以神機睿略責將相以成功而陛下以萬機之繁既未及此兩府之臣如臣二字無等日所進呈又皆常程公事亦未嘗聚首合謀議定大計外則四路邊臣自賊馬過後亦不聞別有擘畫臣恐上下因循又如慶曆之初矣近者韓琦曾將慶曆中議山界文字進呈此邊事百端中一端爾蓋琦亦惠事未講求假此文字為題目以牽合衆人之論爾自進呈後尋送密院至今多日亦未曾擬議臣以非才陛下任之政府便是國之謀臣若其謀慮淺近所言狂妄自可黜去不疑臣亦昨日疾懇求解職曲蒙聖恩未許其去既使在其位又棄其言而不問使臣尸祿厚顏何以自處所有臣前來所上奏狀欲望聖慈無一降付中書密院與韓琦山界文字一處商量若其言果不足取棄之未晚今取進止

乞補館職劄子 治平三年

臣竊以治天下者用人非止一端故取士不以一路若夫知錢穀曉刑獄熟民事精吏幹勤勞夙夜以辨集為功者謂之材能之士明於仁義禮樂通於古今治亂其文章論議與之謀慮天下之事可以決疑定策論道經邦者謂之儒學之臣善用人者必使有材

者竭其力有識者竭其謀故以材能之士布列中外  
分治百職使各辦其事以儒學之臣置之左右與之  
日夕謀議講求其要而行之而又於儒學之中擇其  
尤者置之廊廟而付以大政使總治羣材衆職進退  
而賞罰之此用人之大略也由是言之儒學之士可  
謂貴矣豈在材臣之後也是以前世英主明君未有  
不以崇儒嚮學為先而名臣賢輔出於儒學者十常  
八九也臣竊見方今取士之失患在先材能而後儒  
學貴吏事而賤文章自近年以來朝廷患百職不修  
務一作獎材臣故錢穀刑獄之吏稍有寸長片善為  
人所稱者皆已擢用之矣夫材能之士固當擢用然  
專以材能為急而遂忽儒學為不足用使下有遺賢  
之嗟上有乏材之患此甚不可也臣謂方今材能之  
士不患有遺固不足上煩聖慮惟儒學之臣難進而  
多棄滯此不可不思也臣以庸繆過蒙任使俾陪宰  
輔之後然平日論議不能無異同雖日奉天威又不  
得從容曲盡拙詢今臣有館閣取士愚見具陳一作  
如別奏一作欲望聖慈因宴間之餘一迂睿覽或有  
可采乞常賜留聖一有意今取進止

又論館閣取士劄子 同前

臣竊以館閣之職號為育材之地今兩府闕人則必  
取於兩制翰林學士謂之內制中書舍人知制誥  
之外制今并雜學士侍制通謂之兩制  
兩制闕人則必取於館閣然則館閣輔相養材之地  
也材既難得而又難知故當博採廣求而多畜之時  
冀一得於其間則傑然而出為名臣矣其餘中人以  
上優游養育以獎成之亦不失為佳士也自祖宗以  
來所用兩府大臣多矣其間名臣賢相出於館閣者  
十常八九也祖宗用人初若不精然所采既廣故所  
得亦多也是以有大章有學問有材有行或精於一  
藝或長於一事者莫不畜之館閣而獎養之其傑然  
而出者皆為賢輔相矣其餘不至輔相而為一時之  
名臣者亦不可勝數也先朝循用祖宗舊制收拾養  
育得人尤多自陛下即位以來所用兩府之臣一十  
三人而八人出於館閣此其驗也只自近年議者患  
館職之濫遂行釐革而改更之初矯失太過立法既  
峻取人遂艱使下多遺賢之嗟國有乏材之患今先  
朝收拾養育之人或已被遷擢或老病死士見在館  
者無幾而新法艱阻近年全無選進臣今略具館閣  
取人舊制并新格則可見取人之法如何所得之人  
多少也



一舊制館閣取人以三路進士高科一路也大臣薦舉一路也歲月疇勞一路也進士第三人以上及第者并制科及第者不問等第並只一任替回便試館職進士第四第五人經兩任亦得試此一路也兩府臣寮初拜命各舉三兩人即時召試此一路也其餘歷任繁難久次或寄任重處者特令帶職此一路也今三路塞其二矣自科場改為間歲後第一人及第者須兩任回方得試自第二人至第五人更永不試制科入第三者亦須兩任回方得試有一人中大科場未者其餘等第並永不試則進士高科一路已塞矣兩府大臣所薦之人並只上簿候館職有闕則於簿內點名召試其如館閣本無負數無有闕時故自置簿來至今九年不曾點試一人則大臣薦舉一路又塞矣惟有疇勞帶職一路尚在爾

一新制館閣共置編校八員本為館中書籍久不齊整而館職多別有差違不能專一校正乃別置此八員故選新進資淺人令久任而專一校讀所以先令作編校二年然後升為校勘正誤

職為校勘四年後升為校理館職是正為校理又一年方罷編校別任差遣然自置編校後適值館閣取人之路漸廢今議者遂只以編校為取士新格住時直館直院直閣校理皆無定員惟材是用不限人數今編校限以八員為定以此待天下之多士宜其遺材於下矣八員之內仍每七年方遇一員一字有闕而補一人以此知天下滯材者衆矣

右以臣愚見編校八員自可仍舊每有負闕令中書擇人進擬陛下必欲牢籠天下英俊之士則宜脫去常格而獎拔之今負文學懷器識磊落奇偉之士知名於世而未為時用者不少惟陛下博訪審察悉召而且置之館職養育三數年間徐察其實擇其尤者而擢用之知人自古聖王所難然不以其難而遂廢但拔十而得一二亦不為無益矣況中人上下養育獎成之不止十得一二也

薦司馬光劄子治平四年

臣伏見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德性淳正學術通明自列侍從父司諫諍諫言嘉話著在兩朝自仁宗至和服藥之後羣臣便以皇嗣為言五六年間言者雖

多而未有定議最後先以諫官極論其事敦陳激切感動主聽仁宗豁然開悟遂決不疑由是先帝選自宗藩入爲皇子曾未踰年仁宗奄棄萬國先帝入承大統蓋以人心先定故得天下帖然今以聖繼聖遂傳陛下由是言之光於國有功爲不淺矣可謂社稷之臣也而其識慮深遠性尤慎密光既不自言故人亦無知者臣以忝在政府因得備聞其事臣而不言是謂蔽賢掩善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光今雖在侍從日承眷待而其忠國大節隱而未彰臣既詳知不敢不奏

青州

言青苗錢第一劄子熙寧三年

臣伏見朝廷新制俵散青苗錢以來中外之議皆稱不便多乞寢罷至今未蒙省察臣以老病昏忘雖不能究述利害苟有所見其敢不言臣今有起請事件謹具畫一如後

一臣竊見議者言青苗錢取利於民爲非而朝廷深惡其說至煩聖慈一作命有司具述本末委曲申諭中外以朝廷本爲惠民之意然告諭之後措紳之士論議益多至於田野之民蠢然固

不知周官泉府爲何物但見官中放債每錢一百文要二十文利爾是以申告雖煩而莫能諭也臣亦以謂等是取利不許取三分而許取二分此孟子所謂以五十步笑百步者以臣愚見必欲使天下曉然知取利非朝廷本意則乞除去二分之息但令只納元數本錢如此始是不取利矣蓋二分之息以爲所得多耶固不可多取於民所得不多耶則小利又何足顧何必以此上累聖政

臣檢詳元降指揮如災傷及五分已上則夏料青苗錢令於秋料送納秋料於次年夏料送納臣竊謂年歲豐凶固不可定其間豐年常少而凶歲常多今所降指揮蓋只言偶然一料災傷爾若連遇三兩料水旱則青苗錢積壓拖欠數多若纔遇豐熟却須一併催納則農民永無豐歲矣至於中小熟之年不該得災傷分數合於本料送納者或人戶無力或頑猾拖延本料尚未送納了當若令又請次料合俵錢一作數則積壓一作轉多必難催索臣今欲乞人戶遇災傷本料未曾送納者及人戶無力或頑猾拖延

不納者並更不支俵與吹料錢如此則人戶免積壓拖欠州縣免鞭扑催驅官錢免積欠一作失陷

一臣竊聞議者多以抑配人戶為患所以朝廷屢降指揮丁寧約束州縣官吏不得抑配百姓然

諸路各有提舉管勾等官往來催促必須盡錢

俵散而後止由是言之朝廷雖指揮州縣不得

抑逼百姓請錢而提舉等官又却催促盡數散

俵故提舉等官以不能催促盡數散俵為失職

州縣之吏亦以俵錢不盡為弛慢不才上下不

得不逾相督責者勢使之然各不獲已也由是

言之理難獨責州縣抑配矣以臣愚見欲乞先

罷提舉管勾等官不令催督然後可以責州縣

不得抑配其所俵錢取民情願專委州縣隨多

少散之不得一作必須要盡數亦不必須要闔縣

之民戶盡請如此則自然無抑配之患矣

右謹具如前臣以衰年昏病不能深識遠慮所見目

前止於如此然而青苗之議久已喧然中外羣臣乞

行寢罷者不可勝數其所陳久遠利害必已詳盡而無遺矣一日陛下赫然開悟悉採羣議追還新制一

切罷之以便公私天下之幸也若中外所言雖多猶未能感動天聽則見行不便法中有此三事尤繫目下利害如臣畫一所陳伏望聖慈特賜裁擇今取進止

言青苗第二劄子 同前

臣近曾奏為起請俵散青苗錢不便事數內一件乞

遇災傷夏料未納及不係災傷人戶頑猾拖欠者並

更不俵散秋料錢數至今未奉指揮臣勘會今年二

麥纒方成熟尚未收割已係五月又合俵散秋料錢

數竊緣夏料已散錢尚未有一戶送納若又俵散秋

料錢竊慮積壓拖欠枉有失陷官錢臣已指揮本路

諸州軍並令未得俵散秋料錢別候朝廷指揮去後

此一作臣伏思除臣近所起請災傷未納及人戶拖欠

不納者乞且不俵次料一事外臣今更有愚見不敢

緘默臣竊見自俵青苗錢已來議者皆以取利為非

朝廷深惡其說遂命所司條陳申論其言雖煩而終

不免於取利然猶有一說者意在惠民也以臣愚見

若夏料錢於春中俵散猶是青黃不相接之時雖不

戶戶闕乏然其間容有不濟者以為惠政一作齊尚有說焉一作說若秋料錢於五月俵散正是蠶麥成熟人

戶不之之時何名濟闕直是放債取利爾若二麥不熟則夏料尚大豈宜更依秋料錢使人戶積壓拖欠以此而言秋料錢可以罷而不散欲望聖慈特賜詳擇伏乞一早降指揮今取進止

舉宋敏求同知太常禮院劄子嘉祐二年

臣等勘會同知太常禮院張師中近被朝命差充兩浙提點刑獄伏見太常丞集賢校理宋敏求文學該膽多識故事家藏古今書史禮樂制度記傳尤多禮官博士每有所疑多就之質證其人見是知州差遣資望不淺臣等今保舉欲乞就差充同知太常禮院一次如後不如舉狀臣等甘當朝典今取進止六月日

右公在翰苑時薦宋敏求奏削得之汪逵既云臣等則非獨薦或公自草或止預名不可知也

奏議卷第十八

論館不士劄子先朝一作先帝

言青苗錢第一劄子若纔一作纔又

公奏議十八卷總一百六十三篇仁宗實錄李燾長編因事而書者八十有八其間論斷厝者一論陳洎王倫水洛城者再論修河者三以按集本類多增損蓋自古史官往往於制誥奏疏時有脩潤長編則又本之實錄故其語欲簡其事欲首尾相貫此其所以異同比公元文殊不敦暢當以集為正

奏議雖以年月編次間有論事在前降旨在后尚或疑混未能盡正覽者詳之

衢州刻公奏議十八卷如辭免遷轉丐去乞休致之類皆在焉已移入表奏四六中韶州從諫集八卷諫院奏疏也公家書目無此名合併入奏議二者總十八卷仍以公歷官先後為序凡兩州印本頗經後人輕改今悉為考證讀者審之可也



河東奉使奏草卷上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十五

畫一起請劄子

臣準勅差往河東擘畫糧草合有起請事件今具畫一如後

一臣伏詳勅旨本為河東民力困乏差臣擘畫利害竊慮州縣未體朝廷之意因而擾擾臣今欲乞特降聖旨指揮下河東路候臣到彼不得令官吏及諸色人出城迎送及不得作樂筵席

一臣準勅計置擘畫河東一路經久利害竊緣河東地分闊遠山川險絕竊慮僻遠之處不能徧至又緣本路文武官吏不少內有久諳彼處民情事體者或在不當驛路守官致臣無由見得臣今欲乞許臣採問官吏就近召與相見所貴詢訪兵民利病仍慮有合行事件亦乞於本路選擇幹事官員暫差勾當

一臣所授勅只是與轉運司計置擘畫邊上糧草竊緣一路州縣賦租戶口兵馬錢帛及公私財用利害要見本末文字竊慮所在不盡時應副仍乞指揮一路州軍凡有取索文字並令畫時應副

一臣伏見國家自兵興以來言事之人多陳利害竊慮有前後上文字人內有陳河東一路事宜所言大體利害詳明朝廷未暇施行者乞於中書樞密院檢尋所上文字付臣看詳到彼參驗利害可否回日聞奏

一臣準勅除擘畫糧草外竊慮更有可以因便勾當事件伏乞令中書樞密院畫一條日付臣施行取進止

辟郭固隨行劄子

臣準勅差往河東路計置經久利害伏見新授寧州軍事推官郭固熟知沿邊兵民利害曾隨韓琦奉使陝西近差充湮原路參謀見未赴任臣今欲乞暫將帶本人隨行候臣回日令一面發赴本任如九臣所請乞降朝旨指揮取進止

免晉絳等州人戶遠請蠶鹽牒

當所訪聞晉絳慈隰四州百姓每年所請蠶鹽並於解池請領近聞省司指揮支移往三門鹽倉請領道路遙遠竊知百姓多不願往彼般請須議專行公文者右具如前今欲牒州候牒到日請不移時疾速詳前項事理如委實省司有此指揮及百姓情願依舊